

安庆作品

01

遍地青麻

安庆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遍地青麻

安庆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遍地青麻/安庆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10

(中坚代书系)

ISBN 978-7-5396-6374-6

I. ①遍… II. ①安…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5990号

出版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欧子布

装帧设计: 观止堂_未氓 孔舒琴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销部: (0551)63533889

印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30千字

版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在瓦塘呼吸	001
遍地青麻	037
父子花	077
林晓菲的格子铺	129
贵人的罂粟	172
挑花生	209
穿过雨季的前方	261
我们和一头驴的生活	308

在瓦塘呼吸

一

第一次住在瓦塘镇，穆三丹就有一种逆反情绪。

穆三丹不喜欢瓦塘镇的夜晚，不相信自己要在瓦塘镇扎根，在瓦塘镇生活了。穆三丹骨子里承认的只有柿子岭和文城的夜晚。柿子岭的夜晚已经在她心里扎根抓土了，那种太纯或者太粗的夜色里飘荡着野鸡、野鸟的叫声，回响着爹娘站在崖口呼喊三丹的余音，是那种挪一步就能踩住一片树叶，一根石缝里的细草也能拴住一条羊腿的夜晚。然后就是文城，是文城芦苇街的夜晚，文城的夜色里暗含着对一个山里姑娘的诱惑，弥漫着一种油炸的香味，有城市男女身上的一种脂香。

穆三丹在瓦塘镇的夜色里闻到的是一种庄稼的青涩，以及

和这种青涩杂糅成一体的腥气。这种夜气让她感觉到有点不伦不类。她站在瓦塘的大街上，瓦塘镇单调得只剩下漆黑的夜和劣质的橙色的灯光，她一眼就在混沌的夜色中望到了瓦塘大街的尽头。就在这一站中，穆三丹对瓦塘镇的夜晚有了一种发自心底的抵触。她想起柿子岭的姐妹们往平原出嫁时的那种激动，那时候她就觉得平原没有什么可羡慕的，它不过就是一种没有突起的地方，她抚摸着自已的胸，平原的乡村就像一个女人没有长成的胸脯。

但是，穆三丹真正的生活就要从瓦塘镇开始了。

穆三丹到瓦塘镇的这一年已经二十五岁。在乡村，二十五岁已经不是做闺女的年龄，通常的情形是她们的屁股后头拖着一个流着鼻涕、哭着鼻子的娃娃，也是拖在屁股后的孩子改变了一个女孩到女人的称谓。问题是穆三丹十九岁就已经到城里住了，她住在城里的哥哥家，她的哥哥在盐业局上班，他们住在这个小城的芦苇街，站在楼房的窗前看到的是围绕着楼房的一湖芦苇，芦苇的葱茏和雪白的苇缨，以及飞在苇湖里的小鸟。六年是一截不短的时光，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尤其是一个女孩子。哪怕是文城这样的小城市对一个女人也有一种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功能。

只有穆三丹知道，她还在时时地想念那个叫柿子岭的村庄，骨头和肌肉夹缝里的东西是洗不掉也革不净的，那里还住着她的爹妈，有她喜欢的曲曲弯弯的山路，拐过几条山道就能找着她

的家。那个老院子可能已经有几百年了，墙体是山里的老石头和沉重的蓝砖，地面是条石板和鹅蛋形的卵石；房顶的瓦缝里苔藓一层压着一层，苔藓上滑过小鸟的翅膀，濡湿着鸟儿的歌声。据说他们居住的那些老房经考证为某个朝代的建筑，文城旅游局正申请给予重点保护。

可还是要在瓦塘镇生活了。穆三丹小西瓜一样滚圆的臀部开始在瓦塘镇镇政府的院子里，在瓦塘镇的大街上扭动；一双长臂配合着她的臀部和一双长腿。瓦塘镇的草木她要一眼一眼地瞅了，她要接受的不仅是瓦塘的夜晚，还有瓦塘的白天。穆三丹的情绪慢慢地稳定了，她不得不强迫自己稳定，让她稳定的还有从身体的深处涌到胸部的一种优越感：她从柿子岭到文城，再从文城到瓦塘镇，她不是来做农民的，她是来做瓦塘镇的公家人的。从今以后，这个叫瓦塘镇的政府机关里有她的一份工资。

在这一点上，她感激刘心伍，刘心伍来瓦塘镇当镇长两个月，穆三丹后脚就跟了过来。

她在某些地方有点出类拔萃。穆三丹有一副很耐瞧的身材，一米七二的个子，臀部滚圆，头发无论是挽起来还是披散着，都在越过臀部的地方扇出一片风情，仿佛淌过峡谷的一挂瀑布。这让办公室的打字员介小丽有些眼热，有些嫉妒。介小丽面相秀气，肤色白皙，额头和鼻子般配得恰到好处，她的胸部和臀部鼓得很有分寸，属于秀色可餐的那种。可穆三丹把她比得有些矮了，不仅是身材上的矮，还有气质上的矮，某种说不出的地

方矮，单穆三丹的两条长腿就让她心生嫉妒，这是女人之间普遍的病症。男人比财气、比潇洒，而女人往往在心里较量的是外在的身架和藏在骨缝又挤在身上的魅力。

上班的第四天，她有了一把档案室的钥匙，实际上档案室从此也兼了她的卧室。她打开门，扑入鼻孔的是一股尘土和木箱的霉味。档案室其实就是两个木制的书柜，两只像戏班装戏装一样大小的木头箱子。箱子已经发霉了，底下长了一层浅绿的霉斑。她打开窗户让霉味向外跑，然后她把柜子挪成了一道墙，把一张床搁进了柜子的里边。她用毛巾裹住头，又戴上口罩，开始弓腰打扫，干了整整一个上午，档案室才开始亮堂起来。她在瓦塘镇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在瓦塘经历的故事就这样徐徐地拉开了帷幕。穆三丹在瓦塘镇的夜里感到寂寞，她还不能喜欢上瓦塘镇的夜晚，瓦塘镇的夜晚远没有柿子岭的清秀和宁静，更没有文城大街上的喧闹和朦胧。她开始时对瓦塘的环境有一种怯，怯这里的花、这里的草、这里的鸟叫、这里的葡萄，她甚至不愿意端着碗去食堂吃饭，更多的时候她就蹯在档案室里。她不明白，这就叫工作？这样的工作还不如在服装厂时有意思、有内容、有活力，太清静了反而使人抵触。她闲不下来，没事的时候就一遍遍整理着档案室，把档案室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她把箱子里的档案拿出去晾，包括那种硬皮的大本，红色小本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她不知道这些东西究竟有多少价值，晾了以后又规规矩矩地放进箱子。

第六天的夜里，刘心伍来了。穆三丹丢下手里的梳子，这是她多年的习惯，每天晚上她要洗一次脸，再梳理一遍头发，把韧性光滑的头发握在手里，把发梢往脸上扫，甚至噙在嘴里，有时候往鼻孔里轻轻地扎几下，鼻孔里就痒痒的、麻麻的、酥酥的，偶尔还会打几个喷嚏。这一晚，她刚放下梳子，屁股刚坐到床边，手刚抓住被子，忽然听见了脚步声，熟悉的脚步声，伴着的还有一两声轻咳。她的心倏然欢腾起来，那个脚步往档案室来了，来了，就要踏上门前的台阶了。她呼地站起来，手捂住胸口，她的手抓住了门，门本来是虚掩的，她竟然把门锁上了，她的背倚着门。终于听见了推门声，再接着是有人敲门，砰砰，轻轻又沉沉的，再接着敲门声变得沉重，她的胸起伏着。敲门声停了，再听见的是从喉里发出的低咳，她把头枕在门上，听见了拖沓的脚步，好像是敲门的人要走了。她呼啦把门打开了，那个身影扭过来在黑暗里抓住了她的手。刘镇长嘿嘿笑了两声，仔细地打量着收拾一新的档案室，夸奖穆三丹收拾得真干净，然后他扯住了她的头发，把头发往自己的手上缠，长长的头发被他的手缠成了一个团，又被他柔柔地握在手里，后来那头发被缠得露出了脖颈，脖子白白的，隐隐有一种细小的波纹，波纹里亮着一层细汗，透着一种光泽；再然后耳垂露出来了，软软的、乖乖的耳垂透出一种性感，让刘心伍想噙过去；和耳垂一起露在眼前的还有穆三丹的侧面，那细腻的脸部，后腮部一层细密的茸毛。刘心伍缠到这种程度时顺势把穆三丹搂住了，而后用另一只手把她的身体

往怀里揽，一股热气和他的胸膛相融了，她胸部的那两个凸起的地方摁着他的胸，让他的内心开始汹涌起来。然后刘心伍把缠在手上的头发哗啦抖开，松展成一挂黑色的瀑布，把臀部覆盖了。穆三丹气锤一样地抖动，她往外挣扎着，她的心还没有适应瓦塘，瓦塘让她有一种恐慌，她使劲往外挣，弓着腰往外钻，仿佛要拱出的不是一个人的胸怀而是一个她还不能适应的地方。她说，别，这是在镇里，别……穆三丹的腿打了弯，身子像箩面的筛子，她的指头都搂不住指头了。这天半夜，刘心伍对穆三丹交代，记住，这屋里只能我来！

接着，穆三丹被派出去学习了。

二

五年前，穆三丹从柿子岭进城住在哥嫂的家里，就是比邻芦苇湖的盐业局的家属楼。那一年刘心伍在县里一个重要的局当副局长，已经是一个有些实力的人物，因为爱人也在盐业局，所以和三丹的哥嫂同住在一幢楼上。

三丹被嫂子介绍到了服装厂。服装厂好像就该是穆三丹的用武之地，她心灵手巧，很快进入了角色。她先是在服装厂干杂活，打包、烫衣裳，后来就动起剪子在布料上运刀了，她几乎没有剪坏过一块布料，像一个运动员上场就有了不错的成绩。开始时她还有点瘦小，一米七几的身材像一根没有发育的竹竿，胸部

也没有挺起，臀部也有些瘪瘪的。可是不到一年她就发育了，这可能和她天天动剪刀、天天踩缝纫机有关，她长得越发好看、圆润起来，该圆的地方圆，该鼓的地方鼓，该凹的地方凹，峡谷和丘陵可人地生长着，而后又恰如其分地停下了生长的节奏。

刘心伍被人高肤白的她打动了。有一天，他站在门口，好像忽然间发现了穆三丹，手扶着门，呆呆地看三丹一阶一阶地往楼下走，两条长腿蹬着楼道，每下一阶，臀部往后都显出一种风韵。他开始用异样的眼光打量这个女孩，他的异样是藏在深处的，表面看来刘心伍不动声色，但做梦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女孩紧紧地搂在了怀里。

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他所在的局要举办一个大型庆典活动，局里要统一服装，刘心伍很郑重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穆三丹。穆三丹的眼睛唰地就亮了起来，这样的业务不仅厂长高兴，她也可以领到一笔奖金。她扭动着灵活的腰身给刘心伍倒水，又从哥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恭敬地递到刘心伍的手里。刘心伍是用两只手去接那根烟的，在烟吸到半截时，他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接着是穆三丹和厂里的一位业务厂长、一个师傅去找了刘局长，生意一次就谈定了，当天他们就给局里的职工量了尺寸。

穆三丹是带着一把尺子回家的，她很不好意思，在局里的时候他们竟然把刘局长的尺寸忘量了，当时厂长和师傅都以为她已经量过了。她很歉疚、很惭愧地推开了刘心伍的家门。刘心

伍正独自看着电视，电视上是一群靓女的模特表演。她忐忑地掂着尺子，尺子绕在她的两个手指间，白色间黄的软尺像从左手到右手的一座小桥，像轻轻缠绕在指间的一条小溪。一缕刘海很情绪地耷拉在她的眼前，她握着尺子的手搭在上衣的下襟处。她显得文静，身上透出的是一种城市女孩和乡村姑娘交叉的气息，高高的身材像局长家的落地花瓶，挺立又散发着芳菲。

刘心伍很听话地站起来，他的心已经怦怦地跳动。他说，你量，想量什么地方就量什么地方。他听见尺子缠绕滑动的声音，听见脆脆的指节滑过他的背部、他的肩部、他的臀部，他闻见了一缕兰花一样的呼吸。然后，就在那双纤长的手、纤长的臂环过他的腰围时，他毫不客气地把这个女孩环住了。

三

穆三丹从档案管理学校培训回来了。回到瓦塘镇的那一天，她蓦然发现档案室变了：那几节老木柜换成了锃亮的金属档案柜，墙皮和屋顶已经被装修一新，档案柜的锁孔里吊着一串串银白的钥匙，从窗缝里射进来的阳光在房间里闪着反光，办公桌也换成了新的，桌子的后边是橙黄的藤椅。穆三丹的心一下子亮堂了，她的心也一下子和瓦塘有了亲近的感觉。

这天晚上，穆三丹把整个瓦塘镇机关的院子转了转，大院小院，东院西院，甚至政府后边的敬老院她都转全了。她是最后来

到东院的，她在东偏院里看到了一架葡萄，她的心突然一惊，葡萄已经散发出浓郁的香甜，葡萄架形成一道绿荫，葡萄架上传来蛐蛐的叫声。她在葡萄架下忽然冒出一种预感，这架葡萄要不了几年就要塌了。在这一瞬间，她竟然后悔来这个地方，她觉得自己已经沾上了晦气，如果有一天这架葡萄塌了，或许她已经滚出瓦塘，或者说瓦塘将成为她人生路途上的一个麦城。她的柿子岭的家里原来就有一座葡萄架的，很大，秧子拖得很长，像几十条青蛇缠着一株老藤，她小时候就在葡萄架下玩，那些酸葡萄甜葡萄把她都吃伤了。但是那一年葡萄架塌了，在一个雨天，扑通，整个院子里就爬满了青色紫色的葡萄，她的爷爷和奶奶在那一年相继去世了，一个是在山路上摔折了腿，感染化脓再也没有起来；一个是被一头牛拖翻了，再也上不了山，起不了床。就是那一年爹告诉她，从今以后咱家再也不养葡萄了，你长大了也千万别再养葡萄，养葡萄也千万别拉大架子，葡萄的架子塌掉是不吉利的。还有别养狗，一条狗就是家里的一口人，狗死了或者狗中途跑了都不是好兆头，你姥爷就是在咱家的狗失踪后，在充军的路上失踪的。

那个晚上穆三丹没有睡好。

穆三丹是学习回来和介小丽聊上的。

介小丽对带着怯意走进来的穆三丹说，三丹，你的头发真好看。这句话一下子把三丹的怯意冲淡了，就像男人开始拉话是从一根烟、一杯酒、一个女人的长相开始一样，她们的谈话就从

头发开始了。

穆三丹第一次进介小丽的房间，她发现介小丽的房子收拾得非常素雅，非常干净。房间里散发着来苏水的味道，里间和外间都放着盆花，一盆兰草搁在外边的桌子上，青翠欲滴。台灯的旁边是一个装着口琴的盒子，盒子的颜色和房间的格调和谐搭配，她这才知道住在瓦塘的第三个夜晚听到的口琴声是从这儿传出来的。

在仔细地打量介小丽后，她的心打了个格颤。介小丽原来长得这么细腻，整个皮肤像瓷器，微笑时露出的洁白牙齿像无瑕的白玉，鼻梁像一道白雪掩映的山梁。穆三丹简直要开始自卑了，她看着自己的胳膊自己的胸脯，似乎哪一点也不比人家精致，就连手腕上的那种波纹也不如人家。

除此之外，介小丽还比自己多一层东西，她的桌上、床头，还有那个放衣服的小柜里都放着书。这样的女人就连和男人做爱恐怕也是有韵致的，有波折的。波折就是吸引男人的魅力。

介小丽告诉她，她在乡里一直干的都是打字的活儿，就是把领导的讲话和年度、半年、季度的总结打印出来，用订书机规规矩矩地装订好。介小丽好像早有准备，她把一沓订好的文件、材料放到穆三丹的面前。这种“放”比递到她的手里有了讲究，递到手里好像就是要人走了，而放在你的面前意思就不同了，好像有了一层要对方留下来再坐一坐的意思。介小丽说，穆三丹，这些都是该归档的，就给你管了。以前吧，有些文件和材料就是我

草草地整理了。

穆三丹现在已经知道什么叫归档了，一个能把服装剪裁得体的女孩，几天的学习已经使她受益颇多。临走的时候，穆三丹又看了看那个口琴，情不自禁地用手摸摸，还做了个放在嘴边的动作。在她返身时，介小丽把一只手放上去，曲声从口琴里流淌出来，在她的脊梁上缠绕。

四

女人是单纯的，但一旦复杂起来或者进入一种复杂的境地她就会陷入一种痛苦，这是穆三丹后来在瓦塘镇的一种体验。有一天夜里，刘心伍坐在档案室兼她的卧室里吸烟，她的屋子里缭绕起一层氤氲的烟气。刘心伍先在藤椅上坐着，后来站起来在屋子里徘徊。刘心伍说，你要留意，机关里对我有什么反映，及时告诉我，有些事情是复杂的。她想问问到底怎样得复杂，但她的问话被刘心伍打住了。

穆三丹不知道事情究竟怎样复杂，也不知道复杂的含义。在她看到刘心伍那严峻的脸时，好像东侧院里的那葡萄架要塌架了。后来穆三丹好像逐渐知道了那是官场上的事，那叫政治，政治和她这个管档案的女人似乎沾不上边，但她还是禁不住地被牵涉进去了，毕竟刘心伍的事情和她有牵扯，和她的命运有关，她是他带过来的，谁和谁的关系往往就是这样归类的。刘心

伍是镇长，按常理在镇里排老二，他的上边有书记，下边有副书记、副镇长、党委委员，还有和他平起平坐的镇人大主席，他充其量不过就是个老二，而能不能行使老二的权力得由老大来定，如果老大不用他，他连老三、老四都不如，他就是一个摆设，一个空壳，一个架子。这样的例子以前有过，没有内容的权力是空虚的，而刘心伍现在就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

横在他面前的是那个抓计划生育的副镇长李大由。李大由是刀子脾气，因为这次换届没有当上镇长，脸整天吊着。书记知道他在瓦塘镇盘窝盘了十几年，弄不动他，不得不买他的账。计划生育罚款是乡里的一项隐性收入，每年罚超生户的钱不下几十万，乡里的桑塔纳是李大由从旗城买回来的，提回来时李大由把钥匙当啷一声撂到书记的桌面上。那几年正流行跳舞，李大由动不动就把书记和几个副职弄去。李大由偏偏对刘心伍不尿，好像他当不成镇长是因为刘心伍来了瓦塘，把他拱了，把他的官路截了。刘心伍是孤寂的，他没有实权，权力是需要争取的，没有实权在镇里就没有盟军。就是在饭厅吃饭，如果书记和李大由在，他吃饭也是孤寂的，常常是一个人蹲着，草草地把一顿饭了结了。后来他端着饭菜去大厅，和机关的大多数人在一起，听他们在饭厅里讲那些灰色的故事，有时候他也兴致勃勃地插上两个段子。他身边的人越聚越多，这时候刘心伍慷慨地把烟往餐桌上一撂，烟盒刺啦一声撕开，很随和地喊，吸烟，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后来的事实证明，小餐厅的失落其实是在

大餐厅里的一种补偿，是他实施自己工作战略的一种机遇或策略。

穆三丹有时候也待在大餐厅里，捂着嘴悄悄地跟着大伙儿笑。有一次介小丽端着饭盒从门口走过，刘心伍嘟囔一句，娘的，婊子。穆三丹知道他骂的意思，白皙细腻的介小丽和李大由有一腿。

这年的冬天，李大由出事了。

出事的这天，李大由正在 D 市的一家娱乐洗浴中心。他披着衣服坐在歌厅里，音乐在歌厅里弥漫，一切都在音乐中变得柔软，变得温驯，坚硬的石头也会被音乐感化得柔软。可李大由忽然听出那音乐中的鸟儿岔音了，喳喳喳叫得干燥，像温在火上的油被蒸干了。后来鸟声简直是一种嘶鸣，在鸟儿的嘶鸣中李大由的头也要撕裂了，他慢慢地往沙发下滑，两手把两个小姐推开了，他挥着手嘶哑着嗓子，停，停，别叫了！他挤着眼甚至发出了呻吟。李大由的头上冒出一嘟噜一嘟噜的汗珠儿。他在心里说，又要倒霉了。

已经两次听到这样的鸟叫了。第一次是刚过春节，在自己的家里，他刚拿起电话，窗外传过来鸟儿的叫声，一点也没有音乐的成分，叫得非常干哑，就落在他家院里的那株无花果树上。他的手还掂着话筒，他在鸟儿的叫声中似乎有了一种预感。妻子要去撵鸟，拎起放在墙角的一根竹竿，他阻止了，没用，鸟鸣是一种天性，一种天意，喜鹊不是也来过咱家吗？不是也动听地叫